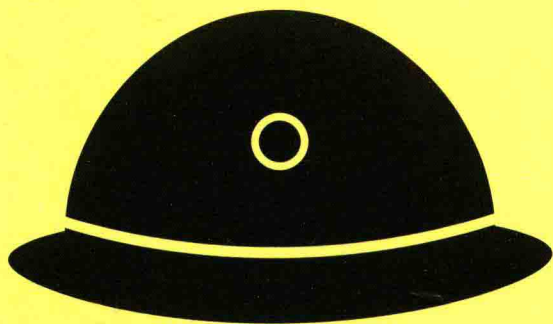




队列之末 II

再无列队

[英国]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著

曹洁然 译



上海三联书店

队列之末 II

再无队列

〔英国〕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著

曹洁然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无队列 / (英) 福特著; 曹洁然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10

ISBN 978-7-5426-5588-2

I. ①再… II. ①福…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6367 号

队列之末 II: 再无队列

著 者 / [英国]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译 者 / 曹洁然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赵丽娟 王正磊

装帧设计 / 王绍帅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印 刷 /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221 千字

印 张 / 9.25

ISBN 978-7-5426-5588-2/I.1138

定 价: 36.80 元

致威廉·伯德^①

我亲爱的伯德：

我一直坚信——而且我现在也像往常一样坚定地相信——小说是不应该有前言的。一是因为审美和道德的原因，二是因为前言会削弱一本书的真实性。献辞信是种暗度陈仓的办法。这种办法也是我被迫采用的，我也必须承担全部的后果。

这就是我说的原因：所有的小说都是历史，但不是所有的小说都会涉及记载在历史书页上的事件。而这恰是《再无队列》要做的。因此，有必要先限定清楚书中有哪些是作者观察到的事件。

不论你怎么宣布、突出和强调，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把一个事实塞进那些即使还算聪明的公共评论家的脑子里，这个事实就是在任何小说里，小说家笔下角色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小说家本人的观点。而

① 威廉·奥古斯塔斯·伯德（1888—1963），福特的朋友，一九二二年在巴黎创立三山出版社，一九二三年出版了福特的《女人和男人》，一九二四年福特编辑《大西洋彼岸评论》时他为福特提供了办公场所。——译者注，后同。

阅读你作品的公众是怎样一种情况这是没办法知道的。也许他们会更宽容也更仔细地阅读你的作品。也许他们会这么做，因为他们要么是在你的书上花了钱，要么就是多少费了点事去弄到你的书。

在这本小说里，书中涉及的事件的真实性都由我来保证。在小说描写的那段时间里，在法国一个庞大的基础训练营地，里面难以置信地挤满了我们要送到前线去的人，有的时候要日夜不停地完成这项任务。同时这支庞大的军队也因为一个念头而极度抑郁，那就是那些在海那头控制它的人会——我不愿意用“背叛”这个词，因为这样会暗示有人主动这么做——“让我们失望”。我们那个时候是受压迫的，被命令过去命令过来，指挥过去指挥过来，我们是被骚扰的，被袭击的，被指控的——还有，最重要的，我们担忧得要死。事实上，那种永无休止的担忧远远超过了任何“与敌军部队确实接触的紧张”，而且那种感觉不只限于基地里，而是散布在整个军事行动的全局里。永无休止的担忧！

我们把这种情绪发泄在了可能是正当的也可能是不正当的怀疑上头，疑心那些手头捏着我们性命却又看起来对这个事实漠不关心的无所不能的大人物。所以这部小说讲述的就是那些怀疑是怎样的：它并不想去判定那些怀疑是否是有依据的。我想，书里没有一个字是把我的观点和看法作为我的观点和看法记录下来。我相信我可以这么说。至于这里讨论到的大部分公共事务，我对它们没有任何看法。在七八年之后我还是不能组织起任何看法。因此我展现的只是我观察到的或者听到的。

很少有作家会作为战士加入一场——上帝保佑——会在未来

证明它是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却又不怀着这样的念头：如果他们幸存下来，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写作来帮读者产生一种新的心态，一种不再会把战争作为可能选项的心态。

明显这是个需要小心应对的任务。如果你夸大了恐怖，你就会在你的读者中引发一种心态，比如说，因为过度的反应让恐怖变成了可以漠视的东西。而如果你夸大了英雄事迹，你就会引发他们对英雄事迹的漠视——在上一场战争里，上天做证，涌现出了足够多的英雄事迹，漠视它们就是在作恶。那时，在四处寻找一个可以透过它来观察整个事件的媒介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人——那个时候他已经死去了——我曾经和他非常亲密，而且曾经和他一起——就像和你一起一样——一度探讨过世界上的大多数东西。他就是个典型的英国托利党人。

即使在那个时候——那肯定是在一九一六年的九月，那时我在一个叫萨里扬^①的地方，而且我还记得我具体是在什么地方有了这个念头——我对自己说：这一切在X^②的眼里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已经死了，和所有英国托利党人一道？因为作为一个要通过它来看待大多数情感斗争的媒介——因为按照规律来说你每真正地战斗上二十分钟就得独自面对你的情感至少一个月，而且作为英国人，你

① 又译伊珀尔，比利时地名，一战堙壕战开始的地方。

② 即亚瑟·皮尔森·马伍德，一九〇八年他和福特一起创办了《英国评论》。福特曾经如此描述他：“他有最渊博的常识，最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这是任何人的颅骨所能容纳的极限……他没有任何个人的野心，他是个约克郡的乡绅，一位著名的数学家，还是剑桥某个学院的院士——我记得是三一学院。”

还不会把它表达出来！——作为一个媒介，还有什么比在一种已经灭绝的心态指引下的一双怀疑却又不尖刻、不冷漠、不会让人难以置信的眼睛更好的呢？即使在我更年轻、和X熟识的时候，托利主义就已经不再是任何现实中的政党会考虑的了。它诅咒了一两年：你们所有家族都该遭瘟，然后就断气了。

这个决定——借用我朋友的双眼作为媒介——是我在这系列书里一直遵循的原则。《有的人没有》——与其说现在这一卷是它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深化——给你们展示的是战争时期托利党人在家的样子，而这一卷要给你们展示的是托利党人上前线的样子。如果我的健康和智力能够得到足够长的保证的话，我还要给你展示同一个人在前线和在重建过程中的样子^①。

事实就是这样的：我既不支持坎皮恩将军的政治观点，也不赞同西尔维娅·提金斯的观点，她认为世界大战无非是男人寻欢作乐的借口罢了。我既不承担提金斯不准确引用《陆军守则》的后果，也不承担坎皮恩将军错引《亨利五世》的后果。在我读过的唯一一篇英国评论家关于我上一卷作品的评论里，他可怕地错误描述了关键故事情节之后，严厉地指责我的疏漏：我居然说可怜的罗杰·凯斯门特^②是被枪决的。事实上，我是被一个故事打动了。有一位和我讨论过两次凯斯门特事迹的女士，她故意说凯斯门特是被枪决的，

① 作者也确实做到了，此内容在第三、四卷中展开。

② 罗杰·凯斯门特爵士（1864—1916），爱尔兰民族英雄，因为支持一战期间爱尔兰反对英国统治的复活节起义在一九一六年被绞死。

而且明确地说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想到我们绞死了他就受不了。所以在这篇评论提到的那本书里，我让一位热爱凯斯门特的女士在提到凯斯门特的死刑的时候说，凯斯门特是被枪决的……事实上，我自己也更愿意相信他是被枪决的，或者更愿意想象我们让他逃走了或自杀了，或者国王陛下想关他多久就关他多久……那位评论家更喜欢炫耀绞刑的事情。这不过是爱国程度不同的问题罢了。

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也就顺便说说有人告诉我这部作品在美国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位纽约的评论家说我是个失意的人，一心想的就是描绘一幅耸人听闻的当今英国婚姻生活图景。我希望我不是个疯狂的爱国者，但是我祈求不要把描绘任何国家的耸人听闻的婚姻生活这样的雄心强加在我身上。在《有的人没有》里描述的那种奇特婚姻生活的原型是一个住在法国南部的家伙，我开始写这卷作品的时候碰巧在那儿停留了一段时间。他的不幸和我的主角几乎相同，但是他在重新和妻子生活以后喝酒喝死了，据说他是故意的。他来自费城。

还有一件事。读者们应该要记得没有几个人在引用诗歌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而至于散文，没有军官会准确引用《陆军条例》，什么都可能被加到他们的引文里。而至于莎士比亚的散文，我听过十一位将军，其中有十位英国将军和一位美国将军——或者准确地说九位帝国将军、一位澳大利亚将军，还有一位美国将军——试图引用莎士比亚……我不愿意在这里列出他们尝试的结果。如果我把他们说过的话描述成是埃文河畔的天鹅写出来的话，可能会让一位书评人满意，但是作为一位艺术家，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抬起头来。

这样，为了怀念我们共同的努力和阴谋，也表示我对你在另一门艺术上取得的美丽成就的钦佩，我将自己订阅给你，我亲爱的伯德。

你谦卑的，恭顺的，有求必应的

F. M. F.

巴黎，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盖马特，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卷 上

第一章

经受过冬夜的严寒之后，走进这间杂乱的长方形屋子时，你会感觉里面很温暖。灯光照射下，房间里满是棕橘色的浮尘。房间的形状就像是孩子的手绘。一个水桶里装满炽热的焦炭，桶顶盖着块拱形的铁皮。一束束光线从水桶破洞射出来，给三个镶有黄铜的棕色支架打上了微光。两个男人——好像社会地位不高——蹲在火盆旁边。另外四个人坐在桌旁，低着头，两两分坐在小屋两头，态度十分冷漠。湿气汇聚成水滴，伴着乐音中玻璃般的音程，有节奏地持续不断地从黑黢黢的平行四边形门洞上方的屋檐落下。蹲在火盆边上的两个人是通讯员，他们开始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像低声唱歌一样的方言说话。他们一直说着、说着，乏味而单调。好像其中的一个在给另一个讲很长很长的故事，他的同伴则通过动物般的咕啾

声来表达理解或者同情……

一个巨大的茶盘轰然击向地面，发出令人敬畏的声音，响彻四下的黑夜。无数的铁片说着“啪！啪！啪！”一分钟之内，小屋里的黏土地面开始摇晃，左右耳膜同时被向内挤压，连续不断的响声洒向全宇宙，巨大的回声向这些人压来，向右，向左，或者向桌子底下。爆裂声如大量灌木燃烧时的火焰，成了这天晚上的背景乐。地上蹲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把头伸向火炉，脸上映满亮光，嘴唇显得特别鲜红、饱满，他不停地讲着、讲着……

蹲在地上的两个通讯员是威尔士的矿工，其中一个来自朗达谷，未婚；另一个来自庞特迪勒斯，有个开干洗店的妻子，他在战争之前放弃了下坑挖矿的工作。靠门右手边的桌上，坐着的两个人是准尉副官^①，萨福克郡来的那个靠着在一个线列步兵团里做中士，混了十六年资历；另一个是英裔加拿大人。小屋另一头的两个军官都是陆军上尉，其中一个是年轻的正规军官，出生在苏格兰，在牛津念的书；另一个接近中年，体态略胖，从约克郡来，在一支民兵部队里服役。蹲着的那个来自庞特迪勒斯的通讯员满心愤怒，因为年长的那个军官拒绝批他的假，而他想回家看看为什么妻子把洗衣房卖掉以后还没有得到买家的付款。另一个通讯员想着关于一头牛的事情，他的女朋友在卡尔菲利山区农场工作，她在给他的信中提到一头很怪的牛，一头黑白花的荷斯坦牛——绝对是一头很怪的牛。

^① 此为由士官担任的辅助军官指挥的职务，不属于军官序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军士长一职相对应。

那位英国准尉副官因为调兵被迫延迟而急得眼泪汪汪。他们得等到午夜才能出发。让士兵们这样无所事事地等着是不对的。士兵们不喜欢这样被迫无所事事地等着，这让他们很不满意。人们没有必要被迫无所事事地等着。很快他们就得吃点晚饭了。军需官可不喜欢吃饭，他会抱怨半天，因为必须得订晚饭。这会光明正大地耗光他的账户资产。两千九百三十四份晚饭，每份一个半便士。但让人们无所事事地等到午夜，又不让他们吃饭，是不对的。这会让他们很不满意，而且他们又是第一次上前线，这些可怜的家伙。

加拿大来的那个准尉副官在为一本猪皮皮夹忧虑，那是他在城里的军械署补给站买的。他想象着阅兵时把它亮出来，他个子高挑，站得笔直，为副官读一些报告之类的东西。这在阅兵场上会显得很时髦。但他不记得有没有把它放进背包了，它并不在他身上。他上下左右摸遍了前胸口袋、下摆口袋，椅子旁边伸手可及的钉子上挂的外套也找了个遍。尽管勤务兵声称自己把那个皮夹放在袋子里了，但那位准尉副官不十分确信他真的这么做了。这很恼人。他现在的皮夹是在安大略买的，鼓鼓的，有些开裂，他不想在帝国军官问他关于报告方面的问题时把它拿出来，这会使他们对加拿大军团产生错误印象。真是恼人。他是个拍卖商。他相信以这个速度，等他们把新兵带到车站再登上车就得一点半了。但不知道笔记本有没有装进去这件事也很烦人。他可是想象过自己在阅兵队列里给其他人留下好印象的：他个子高挑，站得笔直，当副官问报告上这个或者那个数据的时候他就把笔记本从皮夹里掏出来。他知道，既然他们现在到了法国，问话的副官会换成帝国军官。这很恼人。

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说了——一番私密得令人难以忍受的话。之后，其他所有声响都显得像急急陷入沉默、引得耳朵阵阵疼痛只能听见耳中血流的声响。年轻的军官猛地站起来，抓住他那条挂在钉子上的缠成一团的皮带。年纪大的那个军官，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懒洋洋地左晃右晃，一只手向下伸展，他注意到那个年轻高级军官的脑子已经不听使唤了。这个年轻人，疲倦难耐，正对他的同伴说着尖锐、中伤、几乎听不见的话。那个年长的军官说话尖锐而短促，也听不太清，他继续把手往桌子下面伸。

那个年长的英国准尉副官对他的下级说：“麦肯基上尉又犯疯病了。”但他所说的话都听不清楚，而他自己也知道。这个英国准尉副官散发着母性，渴望着他的两千九百三十四个小婴儿的心中泛起一种需求，像一种杂务一样，他感到必须将他的母性从本职工作延伸到士官们身上。英国准尉副官继续对那个加拿大人说：“麦肯基上尉在不发疯的片刻里，就是国王陛下军队里最好的军人。真是最好的，找不到更好的了。他细心、聪明，像个英雄一样勇敢，对他前线上的部下也十分照顾。你不会相信的……”

英国准尉副官隐约觉得，要无微不至地照顾一位军官让人感到精疲力竭。面对一位代理下士的一等兵或者一位年轻的中士，如果说他错了话，你可以嘟哝着含糊不清的字句，从胡子缝里挤出些建议。但是面对一位军官，你必须得说出代表个人观点的话来才行。这很难。感谢上帝，别的上尉手下有值得信任的、冷静的人。姜还是老的辣，谚语是这么说的。

四周降下死一般的寂静。

“跟丢了，那些浑蛋，他们已经跟丢了。”从朗达来的那位通讯员用一种震慑旁人的口气说道。明亮的灯在小屋的三角墙上闪烁着，在门外都看得见。

“没有理由，”他那从庞特迪勒斯来的伙伴用唱歌一样的方言哀叹着，“为什么这些该死的探照灯这么明显，非要照亮我们这里，让那些他妈的德国佬飞机都能看见。如果他们看不到的话，我想再看我那栋在该死的曼博斯^①的该死的小房子。”

“别骂那么多脏话了，○九摩根^②。”准尉副官说。

“不，戴·摩根，我告诉你，”○九摩根的伙伴继续说，“无论怎么说，那一定是一头很奇怪的牛。那可是头黑白花的荷斯坦牛……”

似乎那位年轻些的上尉已经放弃倾听这场谈话了。他把两只手都放在那张铺桌子的毡子上，叫起来：

“你们以为自己是老几，敢对我发号施令？我可是你们的长官。你们他妈的以为……噢，老天，你们他妈的以为……没人能对我发号施令……”他的声音在胸腔里软弱地坍塌了下来。他感到他的鼻孔不正常地扩张着，所以涌进身体的空气都是冰凉的。他感到周围有一团纠缠不清的阴谋针对着他，围绕着他。他叫道：“你和你那个该死的王八蛋将军……”他很想用身上尖锐的双刃短刀割开几条喉

① 曼博斯是一个在威尔士南部的小村庄。

② 原文为“O Nine Morgan”。在名字前面加数字是为了区分，因为摩根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威尔士名字。后文出现的一七托马斯（One Seven Thomas）也是一个常用的威尔士名字。

咙，这会减轻他胸口沉重的压力。那副笨重的身躯杵在他的对面，叫他“坐下”，这让他的四肢都僵住了。他感受到难以置信的恨意。如果他可以动动手，摸到他的双刃短刀……

○九摩根说：“那个买了我那该死的洗衣房的浑蛋叫威廉姆斯……如果知道那是红堡的埃文斯·威廉姆斯，我会放弃这桩买卖的。”

“它恨自己的小牛崽，”朗达来的那个人说，“看看你，在你开口之前……”军官们谁都没有听其他人说了什么话。他们讨论着跟他们自身并没有利益关系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害得它跟自己的小牛崽过不去呢，还在卡尔菲利的山上？秋天的早上，整个山坡都布满了蜘蛛网，阳光下，它们像玻璃纤维一样闪耀着。那头牛一定是没有得到照料。

年轻的上尉麦肯基靠在桌子边上，开始和相对高级的军官提金斯展开一场长时间的争论。麦肯基自己跟自己争论，用语速快而急促不清的话语从两个立场互相辩论。在格鲁维尔特战役^①之后，麦肯基自己也上了公报^②。提金斯直到一年之后才登报。事实上，提金斯在这个补给站管理处拥有一个永久职位——而麦肯基只是附属于这个小队——负责管理物资配给和维持纪律，但是这并不包括发

① 格鲁维尔特，比利时法兰德斯的一座小镇，位于通往伊普尔的途中。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德军袭击了这里，英国军队于三十一日反击。这次反击阻滞了德军的进程，避免了法国军队被包围的命运。两方均伤亡惨重。

② 在军队中，战士从一个小队转去另一个小队时，名字通常会刊登在一张新闻公告（即公报）上。